

(法) 阿涅丝·马汀-卢根 著

范以例 译

咖啡 + 阅读
= 幸福

Agnès Martin
- Lugand

南海出版公司

— (法) 阿涅丝·马丁-卢加德 —

范以例 译



咖啡 + 阅读 = 幸福

Agnes Martin-Lugard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咖啡 + 阅读 = 幸福 / (法) 阿涅丝·马丁-卢根著;
范以例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7. 4
ISBN 978-7-5442-8592-6

I. ① 咖… II. ① 阿…② 范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318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6-191

LES GENS HEUREUX LISENT ET BOIVENT DU CAFÉ by Agnès Martin-Lugand
Copyright © Michel Lafon Publishing 2013, Les Gens heureux lisent et boivent du café.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ichel Lafon Publishing S.A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咖啡 + 阅读 = 幸福

〔法〕阿涅丝·马丁-卢根 著
范以例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毛文婧 李佳婕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930 毫米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11 千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592-6
定 价 39.5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献给纪饶姆和西蒙-安德鲁，我生活的全部。

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心灵伤痛，任何人为的刻意
打扰都是不恰当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

——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《哀悼与忧郁症》

“妈妈，求求你了！”

“克拉拉，我说过不行了。”

“得了，黛安娜。让她跟我去吧。”

“科林，别把我当傻瓜。如果克拉拉跟你去，你们肯定会磨磨蹭蹭，这样我们休假就只得推迟三天了。”

“你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可以监督我们！”

“我才不会去！你没看到这满屋子的东西要收拾嘛！”

“你看，这更说明克拉拉该跟我去。这样你就能安安静静地收拾了。”

“妈妈！”

“唉，好吧！赶紧走！别让我看到你们在我眼前晃！”

他们边唱歌边下了楼梯。

后来，我得知当大卡车撞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玩扮小丑游戏。我跟自己说：他们至少是笑着离去的。而我本应该跟他们在一起。

这一年来，我一直告诉自己我该跟他们一起死。但我的心脏顽强地跳动着，我还活着。但是活着，成了我最大的悲哀。

正当我瘫坐在沙发上给卷烟装滤嘴的时候，大门开了。菲力克斯自己开门进来了。他现在来都不提前打招呼。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，居然把家里钥匙给他了？

他闯进来把我吓了一跳，烟灰也弹落在我的睡衣上。我把烟灰一口气吹到地上。我不想看到菲力克斯为我打扫卫生，于是跑去厨房给自己煮咖啡。

我从厨房回来时，房间依然一团糟。满地都是堆满烟灰的烟灰缸，空杯子、打包盒和空酒瓶堆满茶几。菲力克斯叉腿坐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如此严肃的气氛

让我觉得不知所措，而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穿着西装。他为什么穿西装？他的破洞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呢？

“你穿成这样是要去干吗？参加婚礼还是葬礼啊？”我语带嘲讽。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在乎现在几点。你打扮成这样是要去勾搭哪个钻石王老五吗？”

“我倒是想。现在下午两点了，你现在该去洗漱打扮。你不能这样去那儿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抓紧时间吧。你父母和科林的父母都在等我们。我们一小时之内得到那儿。”

我顿时浑身哆嗦起来，双手不住地颤抖，苦涩的胆汁仿佛涌到喉咙口。

“绝对不可能，我绝不去墓地。你听到了吗？”

“为了他们，去吧，”他温柔地说道，“去悼念他们，今天你应该去，已经一年了，所有人都会支持你的。”

“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支持。我才不要去那傻透的悼念

仪式。你们觉得我想庆祝他们去世吗！”我颤抖着大吼道，今天第一次落泪。

透过迷蒙的泪眼，我看到菲力克斯站起身走向我。他展开双臂，紧紧将我拥入他胸膛。

“黛安娜，为了他们，请你去吧。”

我狠狠推开他。

“我跟你说了我不去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滚出我家！”我嘶吼着，婆娑泪眼中看到菲力克斯再一次慢慢靠近我。

我飞奔着逃回我的房间。尽管双手颤抖，我还是狠狠关上了房门。我背靠着房门缓缓蹲下，整个人蜷缩起来。菲力克斯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公寓中的死寂。

“我晚上再来看你。”

“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

“去洗个澡吧，不然今晚我来帮你洗。”

他的脚步声慢慢远去，听到“咔啦”的关门声，我知道他终于走了。

我把头埋在膝盖里好久，当我再次抬起头，视野里只有自己的床。我痛苦地爬向那里。在床上我紧紧抓住

被子，裹起身子。每一次当我想逃避现实的时候，我都会在床上努力找寻科林的味道。尽管再也找不回那熟悉的味道，我依然不愿意换床单。我想念他的气息。我竭尽全力想要忘却医院里我在他怀中闻到的味道。那渗入他皮肤的死亡的味道。

我努力想要睡去，只有在梦里，我才能忘记痛苦的现实。

一年前，当菲力克斯陪我赶到医院抢救室时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医生告诉我女儿在救护车上就已经死去。我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呕吐不止，可坏消息接踵而来，医生紧接着告诉我科林生命垂危，最多还剩几小时。如果我想跟他做最后的道别，就必须抓紧时间。我多想大声尖叫着指责他们骗我，可我知道他们没有。我以为我在做噩梦，我努力想要从这梦魇中醒来。但一个护士将我带去了科林的抢救室。在这间房间中发生过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。科林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导管，各种仪器发出嘀嗒的声音。他一动不动

地躺着，脸上布满瘀青。我被整个画面惊呆了。菲力克斯一直跟着我，防止我昏倒在他怀里。科林将头微微地转向我，注视着我的双眼。他勉强挤出一个虚弱的微笑，并示意让我靠近他。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毫无力气，但却坚定地握着我。

“你应该跟克拉拉在一起。”他微弱地说道。

“科林，克拉拉她……”

“她现在正在手术室。”菲力克斯打断了我。

我抬头看向菲力克斯。他逃避了我的目光，冲着科林微笑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身体里每一个关节都开始打颤，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。我感觉到科林更用力地握住我的手。在菲力克斯继续跟他说着克拉拉情况，安慰他我们的女儿会好起来的时候，我一直凝视着科林。这个谎言残酷地将我拉回现实。科林虚弱地说，事发时他正在跟克拉拉唱歌，没有看到卡车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整个人倚向他，双手抚摸他的头发和额头。眼泪使他的轮廓越来越模糊，他仿佛已开始逐渐消失，我哭得透不过气来。科林的手轻轻抚着我的脸庞。

“亲爱的，别哭了。”他说，“平静下来，你听到菲力克斯说了，克拉拉还需要你。”

我无法躲避他听到女儿能获救时充满期待的眼神。

“那你呢？”我含糊不清地问道。

“女儿才是最重要的。”他边说边拂去我脸颊上的眼泪。

我不住地抽泣，将脸贴在他还温暖的手掌上。他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我牢牢抓住这依稀的温暖。

“科林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我呜咽道。

“你并不孤独，你还有克拉拉，菲力克斯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”

我深深埋下头，不敢去看科林的眼睛。

“亲爱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你会为了我们的女儿勇敢起来。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我惊慌失措地抬头看他。他看起来非常累，他为我用尽他最后的力气，与往常一样。我紧紧拥着他气若游丝的身体。我在他身边躺了下来，把他的头靠在我身上。只要他在我的臂弯里，他就不会

离开我。科林最后一次喃喃说他爱我，在他安静地离去前，我最后一次告诉他我也爱他。之后的几小时，我一直抱着他，安慰他，亲吻他。我父母尝试着带我离开，我对着他们大吼大叫。科林的父母来看他最后一眼，我都不允许他们碰他的身体。他只属于我一个。最后菲力克斯强行把我带走了。他安慰了我很长时间，然后提醒我要去看克拉拉最后一眼。我女儿一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我和我丈夫分开的人。她的死也没能改变这一点。我的手慢慢从科林身上松开，我最后一次亲吻了他的唇，然后离开了他。

我浑浑噩噩地去找克拉拉。在房门口我呆立住。

“不，”我对菲力克斯说，“我没法进去。”

“黛安娜，你必须要去看她最后一眼。”

我紧紧盯住太平间的门，后退几步，然后在医院的过道上飞奔离去。我不能接受女儿死去的事实。我只想记住她的微笑，胡乱贴在脸上的金色卷发，明亮淘气的目光，还有早上和她父亲一起离开家时的样子。

一年以来，整个公寓都充斥着死一般的寂静。再也没有音乐，再也没有欢笑，再也没有说不完的话。

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走向克拉拉的房间。那是一个完全粉红色的房间。从我知道我们会有女儿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坚持房间要被布置成粉红色。科林推荐了好几十种其他颜色来试图让我改变主意，我都没有答应。

房间里依旧保持着她离开那天时的样子：卷成团的被子、四散在角落里的玩具、扔在地上的睡衣以及准备带去度假的行李箱里放着的玩具。只有两个毛绒玩具不在房间里：一个在车祸那天被克拉拉带走了；一个现在每晚被我抱着睡觉。

轻轻关上克拉拉的房门，我慢慢挪到科林的衣柜，拿了一件他的干净衬衣披上。

我刚关上浴室的门准备洗澡，就听到菲力克斯又回来了。浴室的镜子被遮住，柜子里除了科林的香水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整个卫生间再也没有一丝女性的痕迹，不再有化妆品，不再有护肤品，不再有首饰。

无论是卫生间冰冷的瓷砖还是水龙头里滚烫的热水

都无法刺激已麻木的我。唯有那曾涂满克拉拉双手的草莓味洗发露，那香甜的滋味给我一种病态的安慰，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我开始装备我每天的惯例保护：先喷上科林的香水，这是我的第一层保护。扣上他衬衫的扣子，这是第二层保护。最后套上他的连帽毛衣，这是第三层保护。我扎起还湿漉漉的头发，来保留洗发水的草莓香味，这是我最后一层保护。

走出浴室，我发现客厅里的垃圾都不见了，窗户被打开通风。菲力克斯正在厨房大扫除。在进入厨房前，我重新关上窗户。幽暗的光线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菲力克斯把头伸进冰箱，我靠在厨房门上端详着他。他穿着围裙，吹着口哨合着音乐扭屁股。

“我能知道为什么你心情那么好吗？”

“因为昨晚我玩得好开心！今天我给你做晚饭，然后告诉你所有的细节。”

他转过头，定定地看住我。然后他长叹一口气，慢慢走向我。

“别像条狗一样嗅我味道。”我对他说道。

“你不能再这样。”

“你瞎说什么呢。我只不过洗了个澡。”

“这种行为不该成为一种享受。”

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，然后又忙开了。
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”

“我可不做饭。我只不过弄些微波炉食品。我还得找出些可以吃的东西呢。你的冰箱空得像戈壁滩沙漠。”

“你要是饿了就叫个比萨饼外卖吧。反正你今晚什么都不可能做出来。你连微波炉食品都弄不好。”

“所以过去十年都是你和科林给我弄吃的。你刚才的提议太棒了，这样我有更多时间可以跟你聊八卦了。”

我跑去瘫坐在沙发上。看来今晚我必须听他“精彩的”风流一夜故事了。很快菲力克斯倒了杯葡萄酒给我，并坐到我对面，把他的香烟递给我。我快速地点上了一支。

“你父母向你问好。”

“多谢他们了。”我边说边朝菲力克斯吐了口烟。

“他们很担心你。”